

金上甄直氏陳漢等重刊

卷之五

全漢文卷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賈誼一

誼洛陽人文帝初召為博士遷太中大夫謫為長沙王太傅徵

拜梁王太傅有賈子十卷集四卷

案賈誼諸疏散在新書者十六篇小有異同見存不錄

旱雲賦

惟昊天之大旱兮失精和之正理遙望白雲之蓬勃兮滃澹澹而

妄止運清濁之頃洞兮正重沓而並起嵬隆崇已崔巍兮時彷彿

而有似屈卷輪而中天兮象虎驚與龍駭相搏據而俱興兮妄倚

儷而時有遂積聚而給

文選謝朓敬亭山詩注作合

沓兮相紛薄而慷慨若飛

翔之從橫兮揚波怒而澎湃正

一作雲

惟布而雷動兮相擊衝而破

碎或窈窕而四塞兮誠若雨而不墜陰陽分而不相得兮更惟貪

邪而狼戾終風解而霧散兮陵遲而堵潰或深潛而閉藏兮爭離

而並逝廓蕩蕩其若滌兮日照照而無穢隆盛暑而

文選潘岳在懷縣詩注陸

機從軍行注作隆暑盛其

無聊兮煎砂石而爛爛湯風至而合熱兮

北堂書鈔一百五十

六作陽風至而合熱兮

羣生悶滿而愁憤畎畝枯槁而失澤兮壤石相聚而

為害農夫垂拱而無事兮釋其鉏耨而下淚憂疆

一作壤

畔之遇害

今痛皇天之靡惠惜稊稼之旱天兮離天災而不遂懷怨心而不

能已兮竊託咎于在位獨不聞唐虞之積烈兮與三代之風氣時

俗殊而不還兮恐功久而壞敗何操行之不得兮政失中而違節

陰氣辟而畱滯兮戾暴至而沈沒嗟乎惜葉太劇何辜于天無恩

澤忍兮嗇夫何寡德矣既已生之不與福矣來何暴也去何躁也

孳孳望之其

一作甚

可悼也僚兮慄兮已鬱怫兮念思白雲腸如結

兮終怨不雨甚不仁兮布而不下甚不信兮白雲何怨柰何人兮

古文苑

虞賦

文卷十五

大五百

小八十三

牧太平曰深志象巨獸之屈奇妙彫文曰刻鏤舒循尾之采垂舉

其鋸牙曰左右相指負大鐘而欲飛

藝文類聚
四十四

妙彫文曰刻鏤兮象巨獸之屈奇兮戴高角之峩峩負大鐘而顧

飛美哉爛兮亦天地之大式

初學記
十六

櫻擊拳曰鰲虬負大鐘而欲飛

御覽五百
八十二

鵬鳥賦

誼爲長沙王傅三年有鵬鳥飛入誼舍止于坐隅鵬似鴉不祥鳥也誼旣曰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誼自傷悼曰爲壽不得長迺爲賦曰自廣其辭曰

單闕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鵬集予舍止于坐隅兮貌甚閑暇異物來萃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兮主人將去請問于鵬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兮語予其期鵬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曰臆萬物變

化兮固無休息幹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變化而蟬沕
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
同域彼吳強大兮夫差已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游遂成兮
卒被五刑傳說胥靡兮迺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纏命不
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物迴薄兮振盪相轉
雲蒸雨降兮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兮塊比無垠天不可預慮兮道
不可預謀遲速有命兮焉識其時且夫天地爲鑪兮造化爲工陰
陽爲炭兮萬物爲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
極忽然爲人兮何足控搏化爲異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賤
彼貴我達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殉財兮烈士殉名兮耆死權
兮品庶每生怵迫之徒兮或趨東西大人不曲兮意變齊同愚士
繫俗兮窘若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眾人惑惑兮好惡積億
真人恬漠兮獨與道息釋智遺形兮超然自喪寥廓忽荒兮與道

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其生兮若浮
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泉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不曰生故自寶
兮養空而浮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蕪芥何足曰疑

史記賈誼傳漢書賈

誼傳文選藝文類聚九十二

惜誓

惜余年老而日衰兮歲忽忽而不反登蒼天而高舉兮歷眾山而
日遠觀江河之紆曲兮離四海之霑濡攀北極而一息兮吸沆瀣
曰充虛飛朱鳥使先驅兮駕太一之象輿蒼龍蚴虬于左驂兮白
虎騁而爲右駢建日月曰爲蓋兮載玉女于後車馳騫于杳冥之
中兮休息虜崑崙之墟樂窮極而不厭兮願從容虜神明涉丹水
而馳騁兮右大夏之遺風黃鵠之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
睹天地之圓方臨中國之眾人兮託回飈乎尚羊乃至少原之壘
兮赤松王喬皆在旁二子擁瑟而調均兮余因稱乎清商澹然而

自樂兮吸眾氣而翱翔念我長生而久僊兮不如反余之故鄉黃
鵠後時而寄處兮鳴梟羣而制之神龍失水而陸居兮爲螻蟻之
所裁夫黃鵠神龍猶如此兮況賢者之逢亂世哉壽冉冉而日衰
兮固值回而不息俗流從而不止兮眾枉聚而矯直或偷合而苟
進兮或隱居而深藏若稱量之不審兮同權槩而就衡或推多而
苟容兮或直言之謬謬傷誠是之不察兮并紉茅絲曰爲索方世
俗之幽昏兮眩白黑之美惡放山淵之龜玉兮相與貴夫礫石梅
伯數諫而至醢兮來革順志而用國悲仁人之盡節兮反爲小人
之所賊比干忠諫而剖心兮箕子被髮而佯狂水背流而源竭兮
木去根而不長非重軀曰慮難兮惜傷身之無功已矣哉獨不見
夫鸞鳳之高翔兮乃集大皇之塹循四極而回周兮見盛德而後
下彼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得羈而係兮又何
呂異虜犬羊

楚辭十一王逸敘云不知誰所作也或曰賈誼疑莫能明也今姑編入賈集

上疏陳政事

臣竊惟事執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
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
臣獨曰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
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
執何已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
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執數之于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
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
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
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旣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
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于無窮禮祖有功
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
執成長治之業已承祖廟已奉六親至孝也已幸天下已育羣生

至仁也立綱陳紀輕重同得後可已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已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于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禹舜復生爲陛下計亡已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已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已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萐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劉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已天子之位乘今之

時因天之助尚憚呂危爲安呂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合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呂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執呂豫席之也諸公幸者廼爲中涓其次廼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呂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呂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惠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呂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乎臣又知陛下

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辜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肖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園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已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殃阼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已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眾理解也至于醢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眾醢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已芒刃臣已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

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
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
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已殘
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
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
殖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
力力少則易使已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
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
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
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生之子孫畢已次各受祖之分地
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眾而子孫少者建已爲國空
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
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已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眾天子亡所

利焉誠已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
莫慮不王下無倍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
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
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
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
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執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
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搖身慮亡聊失今不
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瘡也又苦蹶鑿元王
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
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已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已偏天
子臣故曰非病瘡也又苦蹶鑿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執方
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
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

采繒後漢西域傳注引作繒綵

已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

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癢夫辟者一面病癢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得輕復五尺已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已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執旣卑辱而旤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已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已天下之大困于一縣之眾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已臣爲屬國之官已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眾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鼠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已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

緣內之閑中是故天子后服所已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已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縫已偏諸美者黼黻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已被牆古者已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阜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已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于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母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母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于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諄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

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日蹙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眾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已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已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剗寢戶之簾奪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先至者也而大臣特已薄書不報期會之間已爲大故至于俗流失世壞敗困恬而不知怪慮不動于耳目已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于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